

胡成新书《河西走廊》中的“时间折叠”： 在河西走廊遇见历史与陌生人

近日,《河西走廊》新书首发分享会在京举办,作者胡成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自由写作者押沙龙展开对谈。表面上《河西走廊》是一部西北旅行作品,但讨论的却远不止旅行本身:从古道驿站到晚清旅人,从非虚构伦理到与陌生人建立联系——三位嘉宾带领读者完成了一次思想意义上的“河西走廊穿越”。

>>>继续向西 从“道”到“河西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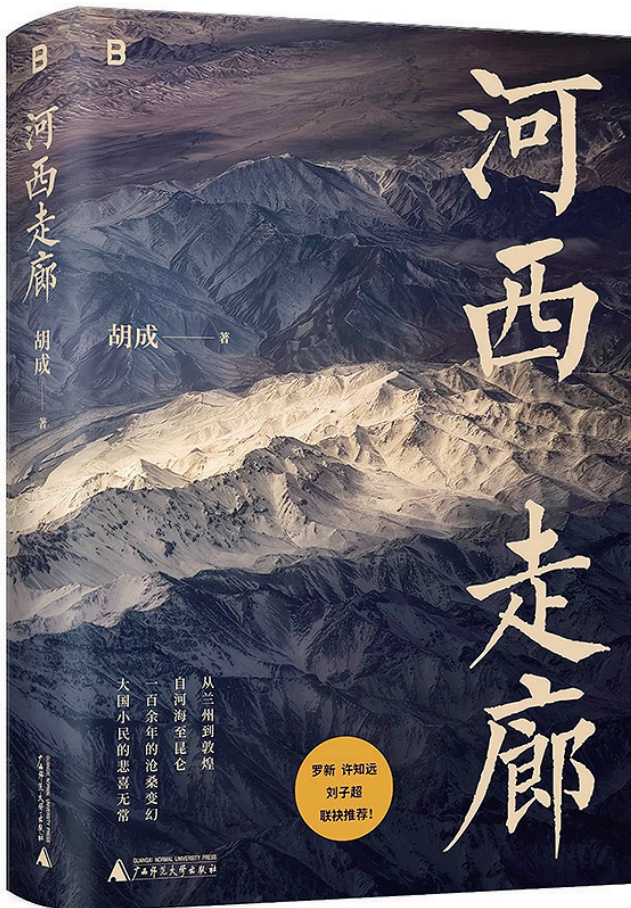
写完《陇关道》《榆林道》《萧关道》之后,为什么还要写《河西走廊》?胡成坦言,“关陇三部曲”并非最初构想,真正连续的,是《萧关道》与《河西走廊》共同组成的一段从西安到敦煌的漫长行走——他甚至想从敦煌出星星峡直到乌鲁木齐、伊犁。河西走廊不是终点,而是更大叙事中的一个阶段。

多年来反复重返西北,许多地方不是第一次抵达,而是一次次重访。正是在不断往返中,胡成产生了一种强烈感受:“时间从来没有过去,只是折叠在我们脚下。”这也是本场活动主题“时间折叠”的由来。

押沙龙用摄影中的“双重曝光”来形容胡成的写作:现实与历史同时显影。罗新则指出,胡成最大的特点在于:“不是他一个人在旅行,而是很多人在旅行;不是他一个人在观察,而是很多人在观察。”《河西走廊》中,现实中的胡成与晚清旅行者裴景福并肩而行,构成了这本书最鲜明的结构。

>>>时间折叠 记录消失于历史深处的人

谈及《河西走廊》,裴景福是绕不开的人



胡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出版

物。罗新认为,与此前作品相比,这本书最大的变化在于胡成找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人——裴景福,“他不再退居次要位置,而是变成了主角。”

胡成详细讲述了自己被裴景福吸引的原因。与许多晚清西北旅行记录不同,《河海昆仑录》最打动他的,不是记录了多少山川形势,而是记录了那些本来不会被历史记住的人:轿夫、仆人、路边偶遇的陌生人。这些人因偶然进入裴景福的笔记,获得了

一次被后人看见的机会。

胡成特意提到书中一个叫“来和”的仆人。这个年轻人在西行途中染上天花,客死异乡。今天的人们无法知道他的生平,只能从裴景福留下的寥寥几笔中,得知他曾经存在过,“如果不是裴景福写到他,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这个名字。”

胡成借用了“重写本(Palimpsest)”的概念:古代羊皮卷会被刮掉旧文字后重新书写,但旧文字从未真正消失。河西走廊正是这样一张巨大的羊皮卷——过去的人没有离开,只是沉积在历史之中,等待后来者重新阅读。

胡成的作品里总会大量普通人:卖菜的、开店的、放羊的、独居老人……他从不认为“小人物”是贬义,而是说那些人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进入教科书,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小人物。恰恰是这些人的生命构成了历史真正的底色。无论是裴景福笔下被偶然记录的仆人和轿夫,还是胡成一路遇见的老人和村民,他们大概率不会被历史记住,只是层层叠叠地堆积在时间里,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而旅行写作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正是记录这些逐渐消失于历史深处的人。

>>>旅行写作 非虚构伦理与决定性瞬间

从《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到《河西走廊》,胡成作品中的历史材料越来越多。他坦言,自己越来越希望把现实与历史一起书写,因为只有这样,空间才真正拥有深度。

胡成明确遵守非虚构写作的伦理,“不使用复合人物,不虚构对话”。为了准确记录谈话,他甚至会将录音后请本地人逐字核对,或从方言字典对照查询。

当被问及写作中的“决定性瞬间”时,胡成说,它和摄影中的一样,“不是寻找来的,而是等待来的”。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也等不到;有些地方却会突然出现一个人、一句话、一段命运,让整个地方在瞬间被点亮。这种不可预测的瞬间,正是旅行写作最迷人的地方。正如胡成在分享会结束前所说:“旅行写作的遗憾和美妙之处都在于偶遇的不确定性。”

柳营非虚构新作《必须美》的生命态度： 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

社出版。书中记录了2020年春天,她与十三岁的女儿在纽约上州绮色佳森林小屋中共度四十余日的真实经历。面对外界的动荡与未知,女儿从路边采回松枝装饰房间,说了一句让柳营至今难忘的话:“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必须美起来。”这句话成了书名,也成了穿越无常的一束光。

从虚构到非虚构——日记里的光

柳营坦言,自己一直习惯用虚构写作,“躲在人物背后觉得安全。”但在那段内心动荡的日子里,她无法去写他人的故事,“每天写日记是我从三年级就养成的习惯,那是一种与自己联结、让自己放松的方式。”于是,日记体的《必须美》诞生了。它不是小说,没有虚构的人物与情节,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女儿,和一座森林深处的小屋。

书中写到了外公外婆,写到了童年往事。柳营说:“在那种整个世界都动荡的环境里,生命显得特别脆弱。你曾经觉得人生还很漫长,但在那种状态里,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未来。生命可能明天就不在了,还会计较那些曾经害怕的东西吗?”正是这种紧迫感,让她不再犹豫,将那些埋藏已久的记忆一一写下。

“必须美”——一种带着倔强的力量

有人问:“必须”会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命令?柳营回答:“美没有东西可以衡量。‘必须美’更多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带着一点点倔强。在你特别脆弱、无助的时候,你要抓住一种力量,它会带着你走出去。”她进一步解释:“美是个体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内心越丰富、越辽阔,对美的理解就越不一样。美是动词,是一道光,当你处在黑暗中时,你会向着那道光线缓缓往前走。”

最初,柳营想叫《爬满青藤的小屋》,觉得很有诗意。但女儿那句“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深深触动了她,“仔细想来,森林深处的小屋是临时的,我们在人间的一生何尝不是临时的?因为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每一天都变得格外珍贵。‘必须美’不只在顺境中追求,更是在艰难时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在焦虑与等待中依旧给予爱和拥抱的精神指引。”

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在读后感慨:“《必须美》拓宽了非虚构的边界。它告诉我们,非虚构不只是外在的真实,更是内在的、精神的、向深处探索的真实。”

《必须美》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母女之间真实的对话、林间散步的思考、对家族往事的回溯,以及一个母亲如何在与孩子的陪伴中重新学会生活。正如柳营在书中所写:“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而且必须美起来。即便是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向光而行。”



柳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6月出版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靠什么安顿自己?作家柳营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必须美。

继长篇小说《姐姐》《小天堂》之后,柳营推出首部非虚构作品《必须美》,由人民文学出版